

皇太極演義

祝广仁 著

清太宗
皇太极



宸妃
海兰珠



图一

大学士 范文程



图二

睿亲王
多尔衮



图三

二贝勒 阿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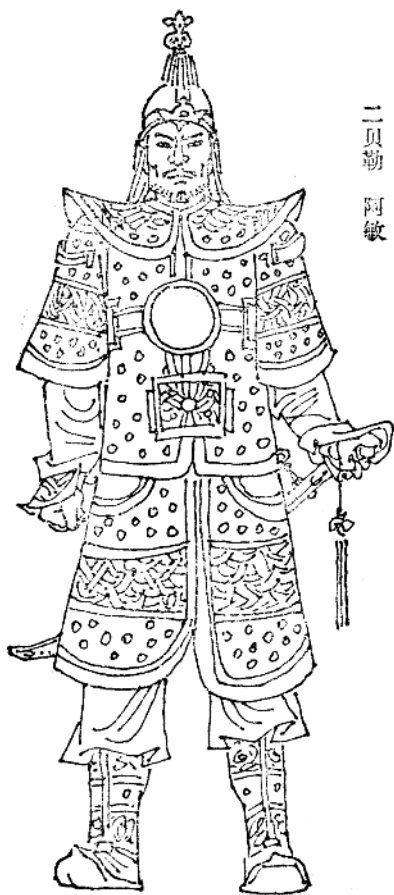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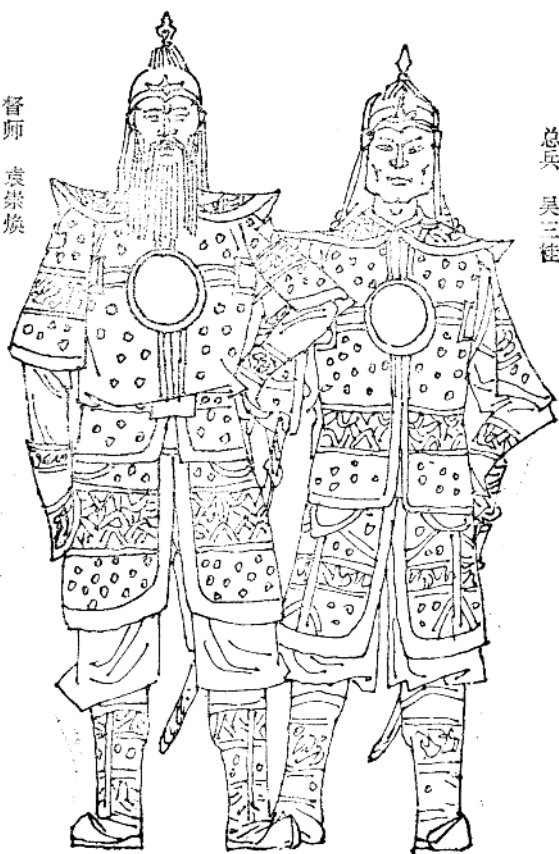
图 四

崇禎



图五

督师 袁崇焕



总兵 吴三桂

图 六

目 录

第 一 回	堡位 鸡王 暖争	英矫 魂诏 染逼 黄大 泉妃
第 二 回	承大 动刀 王业	盟誓 继汗 位旨
第 三 回	逞神 重贤 威才	铁臂 断强 弓隶
第 四 回	禁擄 遭杀 手掠	启用 汉奴 降旨
第 五 回	察民 假和 情谈	皇太 凤楼 遇险
第 六 回	筹战 出奇 兵间	平冤 刺嘛 辞行
第 七 回	施反 登双 岛海	李远 固城 义州
第 八 回	战海 赚阿 敏计	宁雨 夜袭 劫商
第 九 回	献奇 别爱 妃妃	海计 杀毛 文龙
		火败 典除 内兵
		封奇 袭离 盛关
		出师 离盛 关京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回 | 祖大弼 | 乘夜袭敌营 |
| 第十一回 | 袁崇贝勒 | 冒雪巡海 |
| 第十二回 | 三赵率教 | 御前亮兵 |
| 第十三回 | 长山口 | 沙场勇捐 |
| 第十四回 | 大凌河 | 吴三桂逃 |
| 第十五回 | 祖大寿 | 何可纲阵 |
| 第十六回 | 皇太极 | 忍辱归大 |
| 第十七回 | 思英雄 | 赐宴赏降 |
| 第十八回 | 劣忘兵 | 夜下话名 |
| 第十九回 | 三伴攻 | 丢关弃母 |
| 第二十回 | 共存亡 | 明金战遵 |
| | 国云忠 | 兵民杀鞑 |
| | 鹿善继 | 绝命杀叛 |
| | 皇太极 | 宁死不降 |
| | 袁崇焕 | 兵败北京 |
| | 忍饥寒 | 面君请粮 |
| | 诱太监 | 铁骑宿荒 |
| | 信谗言 | 夜施反间 |
| | 含悲愤 | 忠良下冤 |
| | 重国事 | 撤兵回宁 |
| | 救大帅 | 含恨挥血 |
| | | 返兵赴京 |
| | | 城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哭忠良 | 英雄受磔刑 |
| 第二十二回 | 同挥泪 | 酒祭岳托 |
| 第二十三回 | 下毒手 | 黑夜缢阿敏 |
| 第二十四回 | 奴告主 | 气绝三贝勒 |
| 第二十五回 | 骨肉残 | 箭射弱妇人 |
| 第二十六回 | 追叛王 | 进兵大沙漠 |
| 第二十七回 | 获玉玺 | 建清称帝号 |
| 第二十八回 | 长城线 | 明清又相争 |
| 第二十九回 | 笔架山 | 奇袭焚粮草 |
| 第三十回 | 二总兵 | 脱逃坏大计 |
| | 豫亲王 | 侮辱学士妻 |
| | 睿亲王 | 痴情窥玉体 |
| | 战松山 | 生擒洪承畴 |
| | 潜锦州 | 劝降武巴什 |
| | 别爱姬 | 吴三桂镇关 |
| | 感庄妃 | 洪总督降清 |
| | 清太宗 | 驾崩清宁宫 |
| | 塔钦克 | 塔受诬遭暗算 |
| | 争皇位 | 当廷亮兵刃 |
| | 收降将 | 入雄关 |

第一回

暖鸡堡 英魂染黄泉 爭汗位 矫诏逼大妃

八月酷暑，炎热灼人，火辣辣的日光下，一辆红幔金顶快车在驿道上急驶着。车上坐着汗王努尔哈赤的爱妃——乌拉纳喇氏·阿巴亥。她俊俏美貌的脸上现出万分焦虑的神色，两道又细又长的眉毛紧蹙着，不时地催促着：“快、快！”

车轮飞转，旋起一股股略有些发烫的尘烟，向暖鸡堡奔去。

暖鸡堡位于盛京城南四十余里处的浑河岸南，地势平坦开阔，四通八达，人烟稠密。汗王努尔哈赤去汤泉坐汤疗养，痼疽痊愈后乘大船顺流而下，忽觉浑身火热，胸口憋闷，一阵阵晕眩，只得泊于暖鸡堡，传命速召大妃前来。昏昏沉沉之中，隐隐听到爱妃那亲近耳熟的呼唤声，微微启开双目，果然是自己万分宠爱的爱妃立在身旁，心中一热，颤巍巍伸出手去，一把拉住她的纤纤玉手，喘息着说：“阿巴亥——。”

“汗王，贱婢闻命前来，不知罕王有何吩咐？”

大妃乌拉纳喇氏见汗王病势甚重，气色已变，情知不

妙，急俯下身子，待汗王降下御旨。

“朕戎马一生，创下大金基业，如有不测，你、你——。”话未说完，努尔哈赤双脚一蹬，阖目而逝，一缕英魂奔往黄泉阴府。

一见汗王气绝归天，大妃乌拉纳喇氏禁不住悲痛失声地叫着：“汗王、汗王——。”伏在汗王身上啼哭不止。

悲凄凄的哭声传到室外，惊动了候在室外的诸位贝勒。四贝勒皇太极听到哭声，心头一震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急忙跨进室来。

诸贝勒一拥而进，见大妃哭得如同泪人一般，汗王已驾崩归天，急跪在地，大声唤着：“汗王陛下，汗王陛下——。”

汗王努尔哈赤那高大剌悍的身躯静静躺在床榻上，嘴微微启开，似有无限话语要说。他去了，结束了六十七岁的生命，带着入取中原，倾覆明王朝的雄心大志，带着戎马一生的勇武和胆略，去的如此匆匆。

在一片悲哀的失声痛哭中，大贝勒代善轻轻抬起头，目光盯在乌拉纳喇氏那绰约多姿，窈窕娇柔的身腰上。就是这个三十六岁的女人使他神魂颠倒，以致他们的暧昧之情为汗王察觉，在汗王的震怒之下，他丢掉了“嗣子”的地位。如今汗王归天了，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与这个令人倾倒的女人的绵绵私情呢？

也许是一种奇妙的感应，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，大妃乌拉纳喇氏略略抬起身，拭一把腮上泪珠，正好瞥见那双喷出欲火的眼睛。那是一双饱含着柔情蜜意的眼睛，从那炽热的眼光里，她领会了他的希冀和心愿。就象一片玉石投进她内心湖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她那双深邃明亮的双眸也满含秋波

地投过去。四目相对，无尽的柔情，使忧伤和哀痛顿时就化为乌有了。

四贝勒皇太极跪在一侧，似有所察，两道浓眉拧作一处，嘴角流露出一丝不为人所察觉的冷笑，他的心思已放在汗王的宝座上，眼角微微一扫两侧。三贝勒莽古尔泰有声无泪地嚎着，二贝勒阿敏也是雷声大雨点小。目睹这一切四贝勒皇太极心里便暗暗地盘算着……

梓宫运进宫院，停放在庄严肃穆的大政殿内。皎洁的月光洒进殿来，在静谧与朦胧之中，四根镶龙金柱映衬着玉石镌刻着的缠枝莲花，蟠龙翻舞的丹墀之上的九龙大宝座。一切是那么安宁，静寂。可在这静静的夜色中，一双双锐利的眼睛流露出权欲膨胀的野心，在觊觎着这“汗权至上”的雕龙宝座。有的在巧思计谋，有的暗含杀机，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夜晚。

安放好梓宫，四贝勒皇太极回到府邸，略思片刻，急命侍卫亲兵速召和硕贝勒济尔哈朗、岳托、萨哈廉、德格类去太庙议事。

岳托、萨哈廉是大贝勒代善的次子和三子，手中执掌正红、镶红两旗兵马，颇有实力。他们当夜拜别梓宫回府后正为“汗位”一事犯心事，忽听得四贝勒的密召，便来到太庙。见过礼后，皇太极说道：“召二位贤侄来，是为继位之事，不知你兄弟有何见解？”

岳托岁纪二十多岁，白净的面皮上透露出精明，略显几分儒雅倜傥，听了四贝勒的话，略一思忖，缓缓地说：“汗王归天甚是急促，未有遗诏，继位一事，尚不能定论。但拥立为君者，必才德超众，战功卓著，四贝勒如能嗣位，正合众意，只是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有意停下，望望皇太极，

欲言又止。

四贝勒皇太极见岳托有拥立自己为君之意，心里便明白了几分，接过话来说：“父王在世时很是宠爱大妃，九王子多尔袞虽年幼，但聪明过人，深得父王喜爱，宫中平素就传言当立他为嗣子。倘若多尔袞继了汗位，权势必落他人之手，我们叔侄与大妃积怨很深，纵有济世之志，也难以施展，恐还难免遭受劫难。”

皇太极的话，点到要害之处，想当初四贝勒唆使庶妃拜因札告发大妃与大贝勒私通之事，他们几位贝勒皆出廷作证，致使大妃一时被贬出宫。如今大妃如扶次子多尔袞继位，岂能不雪昔日之恨？想到这些，萨哈廉从旁说道：“四贝勒所言极是，眼下必须尽快想出阻止多尔袞继位、搬掉大妃的主意来。”

“未有遗旨，如何除掉大妃？如能将两蓝旗拉过来，以六旗兵力，拥四贝勒继位，谁敢言半个不字。”

听了岳托的话，皇太极说：“我已召济尔哈朗，德格类来计议，如他二人与你兄弟一样，大事可成矣。”

正计议间，镶蓝旗贝勒济尔哈朗、正蓝旗贝勒德格类来到庙内，皇太极一见分外高兴，起身见礼。

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的次子，二贝勒阿敏的胞弟，他持重老成，颇有心计，听了皇太极等贝勒的计议，思虑一番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欲除大妃，只有一计可行。”

“什么计？”

诸贝勒眼光望着他，待他说出什么好的计谋来。

“密诏逼殉。”

“密诏逼殉——？”皇太极倒抽一口凉气，紧问道：

“诏从何来？”

“可找范文程摹仿，乘其不备，突然逼殉，大妃一死，谁还敢追究矫诏的事？”

皇太极与岳托等相视一番，默默点头赞许。经过一番密议，诸贝勒决定先除掉大妃，然后在贝勒议会上由岳托率先提议拥四贝勒继位，万一此计不成，就举六旗兵力相逼，不怕大事不成。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，皇太极内心又兴奋，又激动，命侍卫备上酒来，举樽过顶，跪于地上，仰首盟誓：

“我等上合天意，下符人愿，同心协力，共创大金基业，天地可鉴，决无异志。”

诸贝勒见状，也齐跪在地，举樽设誓。立誓起身，突然皇太极之子豪格匆匆进来，施礼禀报道：“报父王，孩儿奉命监视大妃多时，却见大贝勒暗自潜入寝宫。”

“好。”皇太极冷笑一声说：“淫乱汗宫，只此一事即可定罪。”当即命道：“再去监视，不可惊动，我要——。”

“喳。”豪格领命而去。

乘着茫茫夜色，豪格隐于暗处，避开宫廷侍卫，来到内院寝宫，一纵身蹿上宫顶，攀檐扶柱，凝神屏息，向宫内窥探着。

且说大贝勒代善旧情复萌，捺不住心中欲火，未到午夜时分，便偷偷摸摸潜入寝宫。大妃乌拉纳喇氏拜别梓宫回宫后，心事重重，思想一下，汗王已归天，汗王王位如落他人之手，她孤儿寡母岂能再享富贵？幸喜大贝勒钟情于己，可倚借他的权势扶多尔袞继位，只是不知四贝勒会如何动作？一想起四贝勒，她心头就罩上一股阴云。这个叶赫纳拉氏的儿子，因生母失宠病逝，对自己怨恨颇深，若不是他的唆使，

自己会一度失宠被贬出宫吗？一想起四贝勒那魁梧剽悍的体魄，和那令人难以揣测的神色，她就不禁有些胆寒，又恨又怕。

左思右想，辗转反侧之际，却见大贝勒按私下约定，溜到绣凤床前，她又惊又喜，张开又白又嫩的双臂，娇笑着扎进他的怀内，粉腮紧紧贴在他的胸口上。

代善抚摸着大妃柔嫩娇美的脸腮。这是一副多么令人倾倒、多么迷人的面容！在他四十二年的生涯中，恐怕再没有比这个美人更让人动情的了。他捧着这张美貌多情的脸，狂吻着、亲昵着。他迷醉了，粗鲁地剥开大妃胸前的红绸绣花内衫，坦露出丰满而又富有弹性的双乳……

大妃乌拉纳喇氏柔顺地听任大贝勒摆布，她毕竟是个女人，一个多情的女人。她十三岁起侍陪汗王二十三年来，虽然备受恩宠厚爱，为努尔哈赤生了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三个孩子，可汗王是个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男人啊。她极女人之力献媚邀宠，可有多少个昼夜是违背心愿、虚情假意地陪伴这个老迈的汗王，有谁知晓她内心深处那痛苦的情感煎熬呢？眼前这个男人，按说，应尊她为母后，可是他不仅给了自己情感上的满足，更主要的是自己还是要借助他的势力，让她的多尔袞登上汗位，所以她不能顾及什么人伦道德了。

“代善，”她柔情地拭去他脸上的汗水，抚摸着 he 强劲的肌体，轻声说：“今夜晚，奴婢可全委身于你了，继位一事，你一定要竭力相助啊。”

代善此时如痴如醉，嘴里含糊地应着：“一定，一定。”

隐身在宫外的豪格借着月光从上而望，观得真切，听得仔细，气恼得两眼冒火，心里骂道：“这对狗男女，汗王在

天之灵决不会饶恕你们的。”他恨不得大吼一声，跳进宫去，一刀戳翻这对奸夫淫妇，但想起父王的告诫，只得强忍，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，他再细听了一番，只到宫中传出一阵阵鼾声，他才狠狠啐了一口，悄然离去。

夜色深沉，宫院深处隐隐传来三通鼓声，二贝勒阿敏的府宅中，透过绛紫色窗纱，隐约望见阿敏高大的身影在晃动。阿敏是汗王胞弟舒尔哈赤的长子，他体魄健壮，魁梧剽悍，勇武之中不乏狡诈，坦爽之中又参杂着诡秘。汗王突然逝去，在他内心也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四大贝勒中，他居第二位，多谋善战，卓有战功，对“汗位”也垂涎欲滴。可是，他不能不考虑到，他并非努尔哈赤的嫡亲，况且当年舒尔哈赤自恃权势在身，妄自与汗王分庭抗礼，落得幽禁烧死，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若不是代善、莽古尔泰苦苦求情，自己也险些去赴阴曹地府。一想起当年的事，他不禁有些胆寒，又气又恨。他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朝抢下“汗廷”，黄袍加身，一呼百应，接受朝拜，可他只掌一镶蓝旗，胞弟济尔哈朗又和他貌合神离，怎敢轻自妄动，重蹈父王的覆辙呢？

月夜虽静人却不静，就在这汗宫内院，还有一人也未安然入睡，那就是三贝勒莽古尔泰。他是汗王的五子，富察氏所生，与德格类是同胞兄弟，执掌正蓝旗。因他性情暴躁，有勇无谋，虽跟汗王戎马征战，屡建战功，但因母后失宠，自身常遭父王的训斥。此时，三贝勒瞪着发红的醉眼，满脸的胡须也扎撒开，抱碗狂饮着。父王暴亡，使他心中如翻江倒海，不禁心酸地想起当初生母富察氏私窃宫中珠宝，又与